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將領四兵遍觀國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聚落誰所管耶諸人荅曰此是某大臣彼是某大臣攝之屬已將爲封邑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臣之所管攝國主但唯內官及飲食而已既遍觀已還白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落是王所有王曰我今无力知當奈何幸蒙上天豫告於我滿財城內在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已立爲大臣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爲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給令既成人親近於我大臣之位汝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謀共宜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爲王是時大藥稽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无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即便於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曰諸君當知比爲大臣不遵國令致使賦役辛苦非常饕餮婪婪不相存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受安

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
曰諸君當知此為大臣不遵國令致
使賦役辛苦非常饕餮姦邪不相存
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愛安
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稅隨力有无眷
屬妻子永无勞弊君等六城各自牢
守假令王命及六臣追无宜用語設
其自至亦勿開門報云大藥臣来我
當賓伏於其國內聞斯教已並悉依
行不遵舊令時彼諸臣共白王曰諸
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
兵隨處討伐諸臣各至彼不見隨臣
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来王即親
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
城奏曰我於大王无心違背六臣暴
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臣来我皆降
伏王即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勅召馳
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无
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削除虐政更
制軽科彝倫恊叙小大無怨咸歌舞
造共喜来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
母各生慈念國內人衆悉皆雲集扈
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
揚王乃以女妻于大藥雖蒙賞愛无
驕恣心時有異方貧士来投此王冀
求榮祿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
愍發便貽納經以衆食令無乏短時

彼大三仟至城門彦臣[illegible]
揚王乃以女娉于大藥雖蒙賞愛无
驕恣心時有異方貧士来投此王莫

来榮禄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
愍遂便招納授以衣食令無乏短時
有婆羅門来從大藥求索糠麦即便
遣與時掌庫者为事遷延不即持惠
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及諸寮庶朝集
一處王告衆曰秘密之事誰可告知
有去密事應語知識有去父母有去
妻子然大藥默无所説王曰大藥卿
何不言荅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
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況復妾
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虚實
王當目驗後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
捉得別處藏舉將餘孔雀對婦前殺
報云汝豈不聞王失孔雀荅曰我聞
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烝料理我欲充
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
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
食誠哉鄙事無懼寃意又將餘女顔
容美麗以妙莊飾引入宅中報其婦
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來勿
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
何不審思察任用庸陋无宗族人補
為大臣委以國事豈以王宮内人將

充己室所愛好鳥殺以為美羹又復外
[illegible]

何不審思察任用庆陋无宗族人補
為大臣委以國事豈以王宮内人將

充已室所愛好鳥殺以為羹又復外
國客人共相奴納供給衣食養為義
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
相委寄我觀悪行實无以加令可令
其退歸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
令魁膾將大藥去准法刑戮時旃荼
羅以赤綫花繫於頸下打悪聲鼓衆
人隨逐舉刀怖懼如炎魔卒送向尸
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
若己親各出哀言為求天佛時外國
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殺此將
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裙從索
糠麦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
頌曰
國王不可親　悪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該内宮人
不憶作欺心　負他糠麦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
聞已謂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
荅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語
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
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来
問曰言何無義荅曰語深有理王曰

其事如何大藥白言願王善聽略陳

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来
問曰言何無義答曰語深有理王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廿八　第五丈　賤
其事如何大藥白言願王善聽略陳
頌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
所有城邑並不臣屬但唯飲食内宮
而已我運籌策壓彼強臣寧國安家
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謠庫藏
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
故云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
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来投王處乞
求活命王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
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恩分令
来殺我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
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
有云父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云皆
不可親當審觀察王當自驗王家孔
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令婦煮羹王
宮内人我無交涉宮人瓔珞權假將
来輙覔借餘女居我宅内若不信者可
喚將来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
他糠麦者王令眺瞻將殺於我其人
遂至急捉衣裾口云還我一升糠麦
意道無悲不知擬變昔時乞麦見死
来徵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廿八　第六丈　賤
過歡喜釋放便脩咸礼拜為重臣是
時大藥稽首白王曰觀諸女人可共

来徵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無
過歡喜釋放便偹威礼拜爲重臣是
時大藥稽首白王曰觀諸女人可共
密言不所賜女者於我無用請即取
取我今自訪言行德義氏族相當聡
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辭王去作婆羅
門像手執淨瓶掛吉祥線身著鹿皮
面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
日暮見婆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来
大藥答曰我從鞞提醯城来欲向何
處答曰向滿財城問曰汝於此處頗
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先無便將歸
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
非貞素既經宿已且便欲去婆羅門
曰我此貧居即是君宅往来停宿幸
不爲疑大藥便許執手而別遂於前
路於麦田中見有少女儀容端正似
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字
何答曰我名毗舍佉誰家少女答曰
聚落中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
容儀未識其智今可試之大藥即往
刈麦田中高舉兩手以脚蹂麦毗舍
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念曰
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耳璫可愛
光彩異常答曰爲蓋臭身有何好處

又曰甚好容貌答曰父母所生非關
容飾問曰父何處去答曰一身兩事
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取棘斷其
舊道更通新路 母在何處答曰歸家
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爲妻
室不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
向滿財城路在何處平直柔軟復无
棘刺汝應指示令我安行女指曲路
即自前行往至池邊變衣而坐眇其
一目試彼大藥識知我不須臾大藥
行至池邊遥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无縷不織衣　元非氎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說已微笑而言曰
滑路宜應去　澁道不須行　遥見大棗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麥地　有樹著赤花
弃左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
不遠往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
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毗舍佉者 深成
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
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无羞恥因
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仙相

似即宜速去離我城隅若更重来令
[illegible]

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无著耻因
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仙相

似即宜遠去離我城隅若更重来令
狗食汝時婆羅門既乖所望還至毗
舍佉所女遥見已遂唱善来是時大
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不被打女
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
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
相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
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
設食次第皆作後求毗舍佉諸人告
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来至大
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婚
媾之事荅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諸
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
正博綜經書四明五論无不通達
徒延歲月此輩難逢即可娉與无宜
更作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與女
即以為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
佉亦留礼贈還向鞞醯城欲詣中興
王處於其中路遇他設會得糠麦一
升裹在衣裾往先投宿婆羅門處扣
門而喚其婦出門汝是何人荅曰是
汝夫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
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

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

汝夫友婦曰我夫夫不在不納外人可
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

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
入其宅大藥又念由有外人不令我
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即喚開門婦
聞聲聲媿神驚懾不知何計遂以私
人安小篅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
藥告曰我此糠麦何處得安婦曰可
寫于地荅曰恐鼠侵食遂覩屋角及
於牀下一無所見傍有小篅大藥思
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麦置篅中婦
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麦物
欲如何夫曰此停婦女何不出物安
麦篅中彼便逆拒不許近前婦知意
止無奈之何遂便驚怖計无所出報
言篅溼恐當損麦大藥曰汝不須憂
我不令損即取紫草及乾牛糞於篅
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
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即
可來父聞走至知子在篅報大藥曰
汝若須篅我當酬直可索幾多荅曰
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
我兒今死何用錢為遂與金錢與篅
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
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

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
我手付金錢四百與此令其[illegible]報成

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
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廿八　第十丈　與
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
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并報城
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為求婚
前至於彼其毗舍佉善當養護大藥
便即往鞞提醯其婆羅門持書及錢
至毗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
毗舍佉得書云
四襵可成衣　少一不能織　如其杖有闕
搣足可令輸
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
牀下求覓足搣使者問曰欲何所求
答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搣足既得
搣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為安置
仁可引脚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
愚直遂便舒脚內彼搣中毗舍佉即
以迸搧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禁我
報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
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
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既來以錢呈示
報言前求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鞞
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母眷屬
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
如是第一大臣而為婚對與隆家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廿八　第十一丈　戩
奠在其人從是已後與毗舍佉澡浴

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
如是第一大臣而為婚對與隆家族

莫在其人從是已後與毗舍佉澡浴
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既豊資養
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
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
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荅言
已得王曰何如荅云少女容華顏貌
超絶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為妻
是當其疋我今啓王為將來不王曰
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礼寧在
精奇任意莊嚴令衆歡悅大藥奉命
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鳥
馬車步卒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毗舍
佉處共為婚嬿礼事既畢將還鞞提
醯歡樂而住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
為販馬來至鞞提醯於此城中有五
百婬女儀貌端正庠序可觀歌舞言
詞並皆超絶所有商客來至此者凡
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
人各為歡戲唯商主一人未被惑亂
彼但女中最第一者往商主處求為
親密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日來至
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為
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

女曰若君戲志與我何物荅曰與上
馬五[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去過女當與[illegible]五百金

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為
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

女曰若君戲志與我何物荅曰與上
馬五疋若無私過汝當與我五百金
錢作此契已倍興方便來相媚諂然
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
一不可進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
與交通何勞覩見諸人聞已共報倡
女彼女即便將諸手力來徵商主當
副前言與馬五疋汝已戲志共我行
非商主曰汝無羞恥誣枉好人便詣
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勝負未分
明日可來更為詳審大藥還家遲於
常日毗舍佉曰來何晚耶彼即具言
猶未平斷婦曰君等諸人明閑道理
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曰我等未
閑汝能決不婦曰我試為斷觀智如
何君先奏王召諸臣衆并牽五馬共
至池邊可於衆中喚彼倡女問曰商
主與汝寶行非法可將寶馬如其夢
裏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无
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然大藥
聞已深生嗟歎即於明日奏王召目
集諸人衆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
牽來於岸上立如毗舍佉計次第咸
問王衆既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
卿等昨朝作是斷者无煩今日重集

集諸人衆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
牽来於岸上立如䏶舍佉計次第咸
問王衆既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
卿等昨朝作是断者无煩今日重集
劬勞此是誰計答曰是䏶舍佉我昨
晚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太䏶舍佉
有大智榮名稱流布遠近咸知時有
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
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
王衆同觀無人辯識䏶舍佉聞已告
曰毛鞕者是母軟者是女衆歎希奇
復於異時有呪虵人將二毒虵来詣
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
大藥以事告䏶舍佉彼聞微笑答曰
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虚食
封禄大藥曰汝能知不答曰深識應
以㪇物繫於杖頭向虵脊揩拭脊者
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随言
作目驗不虚人皆嗟善
時有南國商人將栴檀杖来至王所
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䏶舍佉同前
談笑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即下沉
末便上出試果如言人皆歎美王作
是念我今且欲試誰大臣誰㝡有智
即於樓上更豎幢竿竿頭安置光明
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内與珠不別
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

是念我今且欲試誰大臣誰最有智
即於樓上更竪幢竿竿頭安置光明

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不別
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
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毘
舍佉彼便答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
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答曰是毘
舍佉王乃與珠弥更稱善時諸大臣
見毘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悉
有心共為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
然毘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
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
遂即私求深誠鄙惡答曰此是世法
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者即不
隨從婦曰我欲辱彼勿當見責答曰
隨意婦曰君可稱病我自知時大藥
如言辭之以疾諸臣遣使問毘舍佉
報云夫患我意無違即造木人形同
大藥卧在牀席覆以薄衣報諸人云
我夫病困形命無幾可隨自力與我
相親勿令人見遂即造六大櫃安六
房中大臣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
人知待入中已即牢鎖閉如是六臣
咸入於櫃告諸人曰大藥已亡王及
諸臣中宮寮庶咸作是念如是勝人

一朝殞歿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毘

咸入於櫃告諸人曰大藥已亡王及
諸臣中宮寮庶咸作是念如是勝人

一朝殞歿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毗
舍佉便與六櫃來至王所白言大王
大藥身死所有珍貨咸在櫃內宜親
領受并說二頌　王見悲慘今日身亡
便將物至于時大藥從側門入花縷
飾體來詣王前含笑而白王言於我
愛念極深纔死不停即收貨王曰非
我貪財是毗舍佉身自持至作如是語
大王今當知　大藥身已謝　此是彼珍寶
開櫃可親觀　我夫形影沒　孤寡無依附
恐有外人欺　失此王家物
大藥曰若尒王可開看何物珍寶既
開櫃已時六大臣各從中出王問其
故六臣答曰
我等由情欲　遂被女人欺　願乞大王恩
不敢更如是
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遭此辱合
受重愆卿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
曰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殊操計
策超倫昔未曾有大臣輔相被辱至
斯因此便能制馭欲者王既慶悅於
毗舍佉倍加封祿諸國普聞
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

如是智慧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為
我求一夫人具斯智者能令內外國

毗舍佉倍加封禄諸國普聞
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

如是智慧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為
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能令內外國
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
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王
有一女名曰妙藥儀容絕代雅思超
群宜往求婚理亦應得大藥答白彼
是隣國事若怨讎先以方便然後求
及王令輔相自往言婚時彼王自見
使到已便共議曰鞞提醯王多有兵
力共交婚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
凶之事隨意當作如是議已即便許
諾卜選良晨可於某日宜來就此共
作婚姻使還白王求得彼女當於某
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珍饌所
有餘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
使報鞞提醯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
其使至已大藥白王未可倉卒當善
量議隣國為怨自古常事每有諍陣
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答言大王
願不為慮我有鸚鵡名曰具相有大
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
王言任意是時鸚鵡既受言已翔鳴
騫翥到彼城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

誰可量議通信去來誰堪委付音无
一鳥共為籌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

王言任意是時鸚鵡既受言已翔鳴
騫翥到彼城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

誰可量議通信去来誰堪委付音无
一鳥共為籌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
見舍利鳥巢即至巢邊共相慰問汝
從何来具相荅曰我從北方室利王
處来先是監園使者以舍利為婦年
少容儀端正無比恭勤智慧善解言
詞因蹔出遊被鵄擒去我為此故憂
箭中心隨處追求聯翩至此我無儔
疋願汝為妻荅曰我不曾聞亦所未
見鸚鵡之鳥以舍利為妻但聞鸚鵡
還將鸚鵡為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
方便言詞共相勸諭而說頌言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園使　舍利為我婦
智慧有言詞　蹔因遊戲出　遂被鵄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飄因至斯

舍利荅曰

舍利鸚鵡妻　未曾聞是事　還將鸚鵡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為
妻室既為交審情無間然是時具相
見彼王家造作種種上妙餅食色類
衆多皆是希有具相見已告舍利曰
何意宮中營斯盛饌我今頗得嘗其

味不荅曰雖有如是上妙飯食悉皆
[illegible]聞言何故荅曰為鞞提醯王欲

衆多皆是希有具相見已告舍利曰
何意宮中營斯盛饌我今頗得嘗其
味不荅曰雖有如是上妙飯食悉皆
安毒問言何故荅曰為鞞提醯王欲
来成礼作斯飲食然有密意害彼王
軍具相委問細察知已而說頌曰
咸云此王女　姊與鞞提醯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虚與實
舍利荅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謗稱量　以此為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鸚鵡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
奇珎踊躍歡欣告舍利曰
我今還北方　報室利國主　得好聰明婦
相似解言詞
舍利荅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大宿早須還
无宜更遅晩
是時鸚鵡飛上虚空不久便至大藥
之所以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
勸不須往是時彼王知此不去整四
兵衆詣鞞提醯四面圍合進退无從
王與大藥共為謀計其欲如何大藥
曰不可交兵應為離間時彼營內有
五百大臣皆以國家珎寶而重贈遺
有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廿第十八　第十九丈　賊
諸臣既得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
與王作斷事已令吏

曰不可交兵應為離間時彼營內有
五百大臣皆以國家珎寶而重贈遺

諸臣既得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
與王作斯事已令使報曰非我不能
與君共戰既為妻父即是密親當善
思量身存為本今至我所活不自由
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其物與其
大臣其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即搜問
足了真虛彼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
事異中夜收軍既至城已遂便總繫
五百大臣諸臣之子令繼父業大藥
白王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娉往
求女為壻得不未知須觀其意王曰
隨去大藥將兵往半遮羅國園中停
止彼王便喚可入城來答曰我不入
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王曰隨意時
諸臣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由大
藥既是怨讎不應輙放臣白王曰鞞
提醯王自無計策與隆王等皆是大
藥之功由此不能有所僈掠且留於
此勿令四出我將兵衆往破彼城王
乃稱善即領四兵至鞞提醯國園邊
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某道去
向鞞提醯大藥訪知彼王珎寶咸在
某處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使

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珎寶揔率兵

向鞞提醯大藥訪知彼王珎寶咸在
某處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使
第二十丈
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珎寶惣挈去
衆別路而歸既見王已惣集朝官慶
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王珎寶及
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爰命旋師時
此國王廣施大礼婚嬪已畢即策妙
藥為大夫人時半遮王令使賫書與
妙藥曰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
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女
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鸚鵡傳
通寄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
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
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乱家國彼之鸚
鵡可附將來女籠鸚鵡寄與父王王
見鸚鵡倍生瞋恚由此傳鳥亡國喪
親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稽首而
白王曰幸願倸我祖父死法以取命
終死亦無恨王曰隨彼死法而斷其
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荅曰麻
纏我尾灌以膏油爇火令著任其自
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鵡遂即飛
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王室燒盡無
遺遂入池中洗沭而去騰雲振翼往
鞞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
荅大藥歡喜半遮羅王瞋心猛熾更
與女書詔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牽

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
鞞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
荅大藥歡喜乎遮羅王瞋心猛熾更
與女書曰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窂
縛急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鸚鵡王
見大怒令拔毛羽炙以沸湯屠者去
毛弃之簷外報言汝去飛鶏下見掠
以夌虛到一神祠鶏便欲食遂告鶏
曰兒食我身肉幾一日如其見放於
日日中上好肉食常令飽滿鶏曰誰
當信汝荅曰為作盟要又復我无翅
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間目覩虛實復
告鶏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待我至
彼王天祠邊彼放于地鶏隨言作至
神祠處進其堂內入神背後一小穴
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神前供養
鸚鵡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神
共瞋比遭裏禍皆是我作若不供養
殃酷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
豆子各置一𣏾如是存誠我為恩審
時守護人便將此語白大王知王曰
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悉為作是
祭神經多時節鶏食生肉鸚鵡飡麻
毛羽漸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廿八　第廿二丈　眼

護人曰汝可報王今所多時供養於
我更有一事汝不得違王及中宮城

毛羽漸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
護人曰汝可報王尒所多時供養於

我更有一事汝不得違王及中宮城
隍寮庶咸剃鬚髮俱來我所我當施
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作盡
除鬚髮至天祠中禮天神足求哀懺
謝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反報　無有不報者　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剃汝
作是語已搏霄而去至大藥所問曰
何意遲遲令我見恠即便具說比所
經事大藥聞已極生歡悅具白王知
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感
眷屬皆悉聰明毗舍佉神智過人鸚
鵡鳥世所難及
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諸臣中誰家
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令其養飼
齊尒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
其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
大藥得狗亦將至家去常食牀不遠
而繫其狗每見大藥食時芳香芬烈
餅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一片但將
麁食而養餧之支濟性命不令其死
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捴命臣所養
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

諸狗既至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
藥狗羸瘦異常王曰卿狗何瘦答言

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捴命臣所養
之狗可將来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
諸狗既至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
藥狗羸瘠異常王曰卿狗何瘦荅言
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使語曰
此人妄語我常受飢幾將不死大藥
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嘆
異諸人
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慧使以
諸羊人與一口報言養令肥盛不得
使其肉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
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
肥壯然刻木為豺時時来恐怖羊雖飽
食脂膏不生殺已共觀果如其事王
曰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也以事具
荅王曰深有奇智
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
芳園共為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
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
說之是時諸人悉皆說已次問大藥
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荅曰我家
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
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
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
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
五百酬彼諸人大藥家中教一獼猴

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
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
五百酬彼諸人大藥家中教一獮猴
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
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
汝當報曰我有獮猴善閑音樂歌舞
絃筑無不備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
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輸千直
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獮猴共至
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
以酬賭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
生大慶悅廣賜珎財歎曰大藥之智
於諸衆中最為第一
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叡智學善
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顏貌端正
名為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
子於我邊學與我齊肩者我此妙女
當嫁與之女漸長大於此國中有婆
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惡具十八種
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
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為學此兒醜惡
令我羞耻其兒長大自恨无識遂入
城中以求學問至彼聰叡婆羅門所
礼而致白我来請益幸見哀憐彼便
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
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
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

礼而致白我来請益幸見哀憐彼便
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
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
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
雖復容儀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
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无
違要即為具礼以女娉之其女威光
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
念曰我今為客情懐怯憚宜將歸舍
隨意所為是時烏曇既見惡相心生
不悅作如是念我具容花夫便醜陋
為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
本處於其中路道粮皆盡至一池邊
為飢所逼時有行人和麨欲飲烏曇
從乞彼便减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
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
告曰古仙有制女不飲麨為斯不與
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
烏曇告曰此亦古仙不許女食烏曇
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
深生悔恨次至烏曇跋羅樹惡相上
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飡無宜獨
食遂墮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落熟
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為飢
故即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
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
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戒身未

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為飢
故即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

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
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赤
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既生嫌
賤便下取棘圍樹而去于時中興王
因出遊獵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
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使命曰
此既空林誰為啼哭尋聲遂至烏曇
女邊觀彼容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
問言神仙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答
大王今當知 我非是天女 亦非諸神類
無夫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懷莫逆究若
平生遂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
隨路而行起悔恨心我為非法如何
曠野獨弃少妻可覆取之相隨歸舍
至彼樹下不見烏曇餘人告言國王
將去與之同乘共入宮中惡相聞之
倍生憂戚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
輓人即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戲
自念何緣甦得交語即託餘事高聲
說頌告曰
汝在金牀上 花鬘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果飲 眼言女不合

汝在金牀上 花鬘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答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麨飲 報言女不合

長恨可嗚咽 同行經曠野 歡肉不相分

念此至形枯 舞時須着節 自上烏曇樹

熟果不相惠 憶此身心悴 兩妳向前垂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為人事少戲

棄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羅汝身當 巧兒牢把鑿

共人報曰

任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鼓

此中諸頌第四句皆是當時問自前事而為詞句意欲述人更無別義

時彼二人意詫餘言共相對答王便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乎我聞不解可為申述烏曇即便向王具說此是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解四明今為相求來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無勞共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彼人存昔愛耶答曰寧有斯事自當令彼於我生嫌然此婆羅門多解呪術不應造次苦責其人王即以緣報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

於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夫人光彩超群不敢親附是時大藥棘婆

術不應造次苦責其人王即以緣報
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
於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夫人
[illegible] 第二十八丈
光彩超群不敢親附是時大藥誘婆
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所求荅曰我
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婦不荅
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喚來前
若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謬悞刀斬
汝頭彼言隨教王勑宮人並皆莊飾
來至我所即皆總集如帝釋宮五百
婇女隨從烏曇皆詣王所大藥遂報
婆羅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常
嚴飾猶如龍鉇被呪所禁一無言說
又如赫日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遥望
而住諸女皆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
在後而行惡相捉之去是我婦大藥
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持取而
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形
還憐汝餓鬼　弃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
遂不與語王與宮女向花園中晝日
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瓔珞價直
百千兩金掛樹枝上忘而不取日暮
[illegible] 第二十九丈
言歸歸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真珠
獼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吏去急可

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瓔珞價直
百千兩金掛樹枝上忘而不取日暮
言歸睡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真珠
獼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使去急可
取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已
將欲出園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
珠瓔荅曰我是乞人不見瓔珞即便
打拷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
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
我得珠瓔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
即便収長者子同一木杻而械其足
時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
從覓子乃叱曰汝為此故引我將來
不能與汝子既食罷欲去旋迴荅曰
我時未至不能共去彼便受語告曰
可共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為要誓
當隨汝言彼既設誓遂共旋行子報
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来乞
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
時遍行城郭尚不能得麁食充軀今
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
臥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
瓔珞珠女既至已同處禁身便與交
歡得意而住乞人命曰設禁我身滿
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
滿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
取瓔珞彼雖稱枉不免禁身音樂隨

歡得意而往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
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
滿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
取瓔珞彼雖稱枉不免禁身音樂隨
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
人勞倦共告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
安樂乞人自念斯等既出豈復相憂
抑我思忖自非大藥計策豎明能令
我身免斯幽獄即引大藥之子亦共
分珠其子既禁大藥便念我子被幽
寧容閑住即入白王我雖有然子無
過咎因何我子輒復禁身王曰百千
兩金真珠瓔珞乞人將去於外共分
見說所由以告大藥即白王曰願不
須憂此妙頸珠無人將去以日之計
必望求得其所繫人請待放出王令
釋放大藥入園撿失珠處仰觀高樹
見有獼猴念彼珠瓔是此將去然須
方便始可得之即白王曰還可如前
宮人並出頸下瓔珞咸悉莊嚴獼猴
遥見取珠桂頸大藥曰宮人起舞猴
見亦舞大藥曰可並投頭猴亦投頭
珠便墮地王見大喜嗟其奇智捨罪
策功重增封祿時彼六臣因聚一處
共為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疆
獲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俚

榮功重增封禄時彼六臣因聚一處
共為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疆

獲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俚
轂旻薄伎遂得當途致令我等喪亡
禄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臣告曰
我等六人共為盟要所有言契擔不
相負同心戮力杜絕怨讎大藥及王
於我無恨可令禄位還復如先如是
議已明日六臣共詣園所大藥既見
六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
具相鸚鵡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
何籌議還來報我鸚鵡即去隱影林
中聽彼言說時彼六臣既至園中各
以男女共為婚對作如是語既為親
密無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
實相告一云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
云我與內人交通餘並各述己情共
為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
盤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
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惡
素伏惟思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
皆是實即便擯斥驅逐邊方佛告諸
苾蒭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
我身是中與王者今舍利子是彼六大
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臣

今為三界寂尊現大神通還驅六師
外道汝等苾蒭於善知識應當親近

六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
具相鸚鵡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
何等議還來報我鸚鵡即去隱影林
中聽彼言說時彼六臣旣至園中各
以男女共爲婚對作如是語旣爲親
竊无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
實相告一去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
去我與內人交通餘並各述己情共
爲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
盤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
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
素伏惟思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
皆是實即便擯斥駈遂邊方佛告諸
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
我身是中與王者舍利子是彼六大
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臣
今爲三界最尊現大神通還駈六師
外道汝等苾芻於善知識應當親近
然由智識聰敏通明一切內外典籍
悉能成就如是藏德汝當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